

西渠岁月之暮年之惑

汤学敏

天命之年,在朝九晚五中,悄无声息地消逝了一大半。

两鬓越发花白,满脸皱纹和机能消退愈发明显。最难看的是体检报告,血压、血糖、血脂、尿酸、胆固醇,能高的指标,一项不少。弄得一天到晚,尽与同辈们讨论些食疗食补,控这控那,不经意中失去了诸多奢侈的乐趣。别了歌厅,戒了夜宵。那些年青人的活蹦乱跳,渐行渐远。晨起买菜,黄昏散步,每日的闲暇生活变得单调而无味,“青年横在街中走,中年偏往道旁行,晚年挨着墙根挪”的俚语也得到了印证。

退居二线了,忙碌的工作节奏突然放缓,空虚与焦虑随之袭来,真的老了吗?初春的清晨,西渠两岸,花红叶茂。可我却心情郁闷,愁云满面。

西渠,还是那条西渠。只不过流速平缓,波澜不惊。几处滨水平台,构筑了别样风景。游泳是不行了,浣衣洗菜的阿姨也少了许多,而两岸居民,行色匆匆,忙于生计,鲜少有人驻足顾盼它的妩媚。

看着与儿时记忆截然不同的西渠,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闪现:西渠也随我步入了暮年?

恍惚之间,西渠的前世今生,一幕幕地从脑海中喷薄而出。

不得不说,西渠,是开化人的骄傲。古往今来,有多少文人骚客不吝笔墨,极尽所能地渲染它的风光霁月和风情万种。比如,先人方亮汝,他在《西渠环带》的题画词里写道:“南去北来,户户门前活水;穿城出郭,家家篱下清泉。稚子敲针,携竹竿而垂钓、小鬟抱杵,傍砧石以捣衣,王右军之流觞可以行矣,羊叔子之缓带庶几似之。”寥寥数语却生动有趣。他从稚子敲针垂钓、丫鬟倚石捣衣的描写中展开联想:王羲之若把曲水流觞拿到西渠边,也能写出《兰亭序》,他认为,这里生活恬淡,如同晋朝大将军羊祜身上那袭随性的衣袍,这里属于两岸普普通通的居民,更属于鸿儒巨擘和文人雅士。

500多年前的夜晚,昌乐府开化籍知县徐庆云徜徉西渠边,晚风吹拂下,他的耳中听到

了水渠发出振玉般的旋律;眼里看到了一轮明月落在幽兰的水面上,变成梦幻般的光影。于是有感而发,写下了“谁凿灵源窍,中流水一湾。风清时戛玉,月净水拖蓝。曲折归吴海,纤徐旁佛山。千门滋发秀,终古自潺湲”的诗句。那时的西渠,婉转婀娜,亘古流芳,跻身县城八景,载入案牍。

其实,无论是方亮汝,还是徐庆云,他们所见到的西渠,只不过是源起讴歌岭,穿城而过的汪边溪。雍正《开化县志》记载:“一泓山潭水,由北向南,穿水门,过城西,绕卧佛山脚,逶迤而下,过天香书院、南峰书院,从南门注入马金溪”。

民国三十八年《开化县志稿》:“西渠,大半为人工所凿,不知自始。考宋氏谱,宋高宗南渡时,宋用振行二,始迁开化。居西屏之前,西涧之上,足见由来已久。”西渠一度污泥淤积,明万历三十年(1602)开始,经数年疏浚,最终成为宽约1米,深约2米的清渠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为建设城明池水电站,西渠水源地从讴歌岭移往龙潭大坝,之后渠面宽阔,水深流急。如今,在城区改造升级中,城明池水电站关停,三千多米西渠改为城市景观。改造后的西渠,景致更美了,与现代城市的契合度也更高了,可总觉得还是少了点灵性,是我的错觉吗?

影影绰绰中,我来到了刘高汉老师的文史工作室。

听完我的倾诉,刘老师拿出《开化“老城记忆”规划专题研究》,说:“西渠是统筹谋划‘老城记忆’的一个局部。提升县城整体文化品位,焕发老城活力,政府已经做好规划。”

我接过这本册子,仔细地翻阅了起来,随着精美的设计图,一页又一页地在眼前呈现,一抹灵思之光开始逐渐地凝实了起来:世间万物,有哪个不是曲折前进,螺旋式发展的?西渠终结了引水发电,一定会迎来凤凰涅槃!

西渠之惑已然消逝,可我的暮年之惑仍并未消解:我也能像西渠一样迎来新生吗?抬眼看向刘老师,正待向他求解时,忽然心思一动:答案,不正写在他的身上吗?

眼前这位八旬老人,原本

才貌又全。他二十几岁从浙江省艺校编导班毕业后,就蜚声浙江越剧一团。三十几岁回到开化县城,便以自己的才学红遍山城,但因政治观点不合时宜,接受劳动改造;终于春暖花开却逢剧团解散;在群文岗位上稍有建树,岁月的光阴又把他催化成了一位花甲老人。

“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,所以作为往事就让它过去吧。”刘高汉老师以这样的心态,放下过去,稀释了命运的多舛,开启了他退休生活的丰富多彩。

从写戏转行写诗;从方志编撰延伸到考证考据;他所参与的方志,有10余部之多,整理出版的《开化名人事略》及其开化历史文化书籍也二十有余。本该颐养天年的他,把自己塑造成了开化的“老古董”“活字典”。村口牌坊、祠堂正厅要对联,找他;部门编排小戏,宣传新政,要找他;无论城乡,想要提升传统文化,都得找他。

在他身上,我看到了耿直与刚毅,更读到了“祸兮,福之所倚;福兮,祸之所伏”的另一番注解。他笑对人生,乐观向上,“行不言之教”。在他的身边,凝聚了一批不乏历史文化和诗词歌赋方面的稀缺“宝贝老人”,他与他身边的这些“宝贝老人”们,用生命的余辉,构筑着县域文化的高地。

“人总是会老的,这是自然规律,谁都无法改变。但只要我们认定目标,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,就不虚此生!”老人的铿锵有力话语,悄然排解了迟暮的忧愁。我不禁想起了汉末文学家曹操的《龟虽寿》:“神龟虽寿,犹有竟时/腾蛇乘雾,终为土灰/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/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/盈缩之期,不但在天/养怡之福,可得永年/幸甚至哉!歌以咏志。”

曹操尚且如此,我又何须消沉?

收回思绪,告别刘老,映入眼帘的还是那条毫不倦怠地流淌在我们身边的西渠。

“居善地,心善渊”。我想,只要一辈子与西渠为邻,以刘老师以及他身边那些“宝贝老人”们为楷模,胸怀壮志,“老骥伏枥”,那怕“烈士暮年”,同样可以做出一番成就。

暮年之惑,一朝尽释,瞬间,万里晴空,一碧如洗……

金竹岭上高粱红



吴金娟

山河远阔知心意,烟火人间又一年。因着母亲领我和小雍一起去大溪边给外婆送月饼的缘故,我再一次来到了金竹岭。算起来,这已经是我今年第三次抵达金竹岭了。

一下车,漫山遍野的红高粱映入眼帘,饱满的高粱穗压弯了高粱秆,沉甸甸却甜蜜蜜的负担像是低调羞涩又像是欣喜奔放,悄悄传递着丰收的喜悦。走近观望,才发现田野里殷红的高粱混杂着少许尚未成熟的半青半红高粱,阳光下、微风里、田埂边,一排排、一列列的高粱站立成一道秋天的风景。我们仨沿着乡间小路,提着月饼礼盒,穿行在红高粱映照下的乡村秋景里,满怀见到最亲最爱的人的欣喜期待。

路过大宗伯祠堂,再经过几个小型晒场,邂逅成堆的刚刚割刈下来的红高粱穗,它们平静地躺在地上,接受秋日暖阳的烘熏。转身摸进一条狭长的仅能供电瓶车推行的小小弄堂,终于抵达外婆家门口。现在的外婆家是小舅舅在原址重建的,尽管没有了童年记忆里的厚重木门和宽阔天窗,好在邻居还是老一拨人,外婆常年住着倒也亲切如旧不失滋味。我们仨的出现是外婆从天而降的惊喜,正在和老邻居聊天的外婆高兴地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拉着我的手,喃喃地说,你们怎么来了。外婆、母亲、我和小雍,四代同堂的相聚,短暂轻松却绵长厚重。已经九十一岁高龄的外婆,精神矍铄、步伐轻盈,我们的到来更是让外婆忙得楼上楼下地跑,一会儿给小雍拿零食,一会帮小雍找玩具,我们拦都拦不住。暂歇之际,外婆和母亲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闲话家常,我追逐着小雍的脚步继续东跑西跑、玩耍嬉戏。倏忽间,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1998年的秋

天,那时六十八岁的外婆领着八岁的我,走在这条狭长的小巷弄堂里。我和外婆之间隔了一个甲子,我知道没有人和事可以逃出岁月,一如我被时间逼迫着的逐渐长大和外婆被光阴追赶的日益衰老。小时候我真傻,居然天天盼望着长大。长大了的我才发现,童年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光。童年,田野里大片的紫云英开得肆意畅然,我们在田野里嬉戏、奔跑、追逐,疯玩到外婆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响彻整个村庄;现今,秋天的田野被裁减成五线谱,大片的红高粱汇聚成海,迎风摇曳,如一个个音符,奏响出红高粱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乐章。

外婆说,整个大溪边乡都在种植红高粱,舅舅今年也在门前的抛荒田里种了红高粱。从播种到收获再到酝酿,红高粱历经四个月的蛰伏沉淀,终于从一颗种子变成了累累果实,然后这沉甸甸的果实经过酒曲和时间的淬炼,酝酿出红高粱美酒,传说中的大溪边“茅台”,随时被端上大溪边人的餐桌招待来客。

金竹岭偏居于大溪边乡一隅,因着红高粱引领,它逐渐成为了大溪边乡“红高粱圈”的圆心,辐射带动方圆几里地的春种秋收。群山起伏,静卧在阳光之下;高粱招展,迎风在田野之中。一日光阴如此短暂,太阳缓慢落下,大溪边渐渐陷入黄昏的意境里。此时此刻。金竹岭宁静万分,就着红高粱的风景,思索前世今生的际遇。

一轮月亮高悬在天空沉静地注目人间,看成片的红高粱丰收,也看地上的普通人送去思念。八月十五月儿圆,千里婵娟,遥寄思念;金竹岭上高粱红,丰收景象,直抵心间。我看见,金竹岭上高粱红了!



别样西渠 余志明 摄